

【长篇抗战小说】

IRON
XUE

鐵血

梁丰◎著

抗战时代的游侠史诗 白山黑水间绿林悲歌

中国

广播电视出版社

THE
IRON
BLOOD

梁丰◎著

中国
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铁血 / 梁丰著. 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
2006.4

ISBN 7-5043-4888-0

I. 铁... II. 梁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2211 号

铁 血

作 者	梁 丰
责任编辑	高子如
文字编辑	代周阳
封面设计	娜 佳
版式设计	何 月
监 印	赵 宁
出版发行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	86093580 86093583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(邮政编码 100045)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字 数	380 千字
印 张	19
印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43-4888-0/I · 646
定 价	25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上部 当土匪遇到鬼子

第一章 胡子抢亲 /2

饥寒出盗匪，大大小小的土匪继子像牛毛一样多了起来，有了枪，有了刀，三五个人就能组成一个继子，杀人、抢劫、绑票，弄得人心里颤颤的，夜里睡觉都半张着眼睛，不敢睡安实。偏僻的邵家沟还算平静，只是最近不再安生，天上的太阳忽然长出了耳朵，天象作怪，人心开始惶惑不安起来。

第二章 匪巢斗勇 /33

黑黑的夜里，那一枪究竟是谁打的，哪里看得清。虽说于四虎死了，到底邵玉娴还在胡子窝里，可是邵家沟的闺女哩。还有大黑山的胡子，杀人不当碾蚂蚁，又欠下一笔血账，只是账早晚也要清算的，陈满堂全家还有邵满斗，死时眼睛都是瞪着的，不肯安生地走，是给活人提示着，他们走了，活着的人就能安生吗？

第三章 捉凶杀匪 /68

玉娴是被捆着双手押上山的，她是个女流，但不知怎么的，杀人不眨眼的李大眼睛竟有了丝丝的不安和惊惧。他不想杀她，甚至对她有了兴趣，不单是漂亮，更主要的是她的性情，做胡子的人么，要把这匹烈马的性子驯过来，先用沉默和不理睬打磨她的意志，他一直在考虑怎么对付这个漂亮得连胡子都不怕的女人。

第四章 虎口夺枪 /106

到处都是杀人放火的日本兵。到村外办事的人们也常看到一队队带着枪的兵经过，枪炮声把天地都占满了，说是日本人要抢煤的。煤是啥？是老百姓眼里的黑金子哩，为这个，差不多天天打仗，天天死人，天天有枪响。

下部 胡子光芒万丈

第五章 佛门顽凶 /146

祥子越发不愿回家，除了娘，他心里已没有了家的概念，一个人住在山洞里，倒也自在。这天晚上，他意外地又发现了白狐，不时在对面的山坳里出现。祥子不相信它真的是仙，有心试试，把枪栓打开，静等着白狐的出现。蓦然，白影一闪，白狐又出现了，蹲坐在大石头上，正望着他笑。待他回神之际，白狐又退了回去，如是几次，白狐似乎先知先觉，总在祥子走神时闪露出头脸。

第六章 丧事之乱 /182

广贤细细品嚼着谜语，几天几夜一直在这上面用功夫，忽然一天夜里，有白胡子老头托梦，福至心灵，似有隐隐的发现，感觉头一句话隐藏的似是“邵”字，第二句好像是“刘”字，第三句前四字倒像是个“祥”字，后三字似匪非匪，最后一句似与庙有关。广贤摸着山羊胡子，眯缝着小眼睛，心里有龙在翻，颤颤悠悠的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祖辈安分守己的邵家沟要出胡子了。”

第七章 勇擒日奸 /219

邵家沟又一次挫败大黑山的胡子，名声大振。人们都觉得，别看邵家沟村子小，却藏龙卧虎哩，不可随意招惹，连镇里的警察也不敢轻易来骚扰了。邵二狗都觉得腰杆子挺硬，觉得在村中是个人物。而老刘头的地位在村中一落千丈，大黑山的胡子不再理他，据说，按张寡妇的偈语，李大眼睛已怀疑是他杀了李三，这更让老刘头如坐针毡，当然，李大眼睛现在是无心跟他计较的，大黑山已竖起抗日的大旗，成为蓝天林部的重要根据地。

第八章 抗日喋血 /259

大雪整整下了七天七宿方才见晴。这是一场多少年不曾遇见过的大雪，平地足有一米厚，底层的雪冻成红色的冰，整个村子都是血色。疯狂的屠杀没能阻住抗战的人们，反倒激起更大的反抗，辽西大地，抗日的烽火烧遍了村村落落，并且在之后的十几年里，无论日本兵怎么镇压、扫荡，反抗从没停止过，直到抗战胜利。

当
土匪遇到
鬼子

DANG TUFEI YUDAO GUZI

上

部



胡子抢亲

1931年的6月，辽西的天格外热，天火把大地烤得晌干，河流干涸，禾苗烧焦，大片的田地都荒芜了，田地里的税却不减。农民一户人家有六七种税捐，日子就不让人活了，就算用绳子把脖子扎起来，也是不够吃用的。

饥寒出盗匪，大大小小的土匪络子像牛毛一样多了起来，有了枪，有了刀，三五个人就能组成一个络子，杀人、抢劫、绑票，弄得人心里颤颤的，夜里睡觉都半张着眼睛，不敢睡安实。

偏僻的邵家沟还算平静，坐落在桃花山下僻静的一角，倒是个躲避战祸的好去处。这地界，若不是身临其境，外人是很少知道的。邵家沟每家都有田地，虽无大富大贵的，将就度日还是能成的。天又可怜见，格外给了一场透雨，与外界相比，这里差不多是世外桃源了。只是最近不再安生，天上的太阳忽然长出了耳朵，天象作怪，人心开始惶惑不安起来。

住在邵家沟的老刘头比别人的胆子都大，偷偷地种了些大烟换钱，再加上有些其他人说不出来路的钱，日子比别人家都好过。只是最近他左眼睛老是狂跳，心也乱跳，他听信了邵广贤的指引，这是厄运将临的先兆哩，只有旺喜才能压得住厄运。

因此，他要在这大六月天为儿子朝向娶媳妇。口信早给各家捎过去了，这样凶恶的年月，接亲的人是不能少去的，不但东西两院的都叫着，年轻力壮的更要多准备，牵着驮新娘的驴子，还要带刀棍家什，若不这样准备得应当，保不准半路遇上胡子，花骨朵样嫩的新娘被人抢去。如果那样，岂不是喜事变成了凶事？

尤其太阳生耳朵这件事，实在让人称奇，别说后生们没看过，连已经过了大半辈子的

老刘头也没见过。以前是见过出两个太阳的，而这次竟一下子出现了5个，而且4个小的都一般大小，却没有平日里一个太阳光亮，雾蒙蒙的，挂在天上晃人的眼睛。

广贤老汉在村子中辈份最高，又懂得阴阳玄学，他一再坚持，认为这是要闹大匪的先兆，天光无日呀，天下还有不乱的？广贤说这话是有根据的，头几年就是出现2个太阳，才招来了称霸一方的大黑山猛匪黑喇嘛，带着人来抢邵二狗他爹如花似玉的闺女邵小花。邵老狗吓得不敢应声，却又见不得闺女被可恶的胡子压在院子中央糟踏，抡起一把铡刀要跟胡子拼命，又怕杀胡子不成，反倒惹怒了那些胡子，累及村里人及不争气的儿子邵二狗，便不敢动手。怒目相视了片刻，他把铡刀倒立起来，“咔嚓”一声切下自己的头，任一腔鲜血喷出丈远，喷得满地都是血红，眼睛却不肯闭上，直瞪着惊呆的胡子。

果然吓跑了黑喇嘛，据说一向大胆的黑喇嘛此后再也不敢害人，在庙里给邵老狗立个牌位，当爹一样供着，日日香火不断。

黑喇嘛终究还是经受不住内心的恐慌，把一伙胡子交给兄弟李大眼睛带着，自己索性出家做了和尚，天天吃素念经，晨钟暮鼓，洗刷身上的罪孽。只是邵老狗的闺女邵小花当时也吓得晕死过去，醒来后痴痴颠颠，见着男人就脱裤子，把邵家沟的体面都丢尽了。

这回一下子出现了5个太阳，显而易见，这更是凶兆了。邵广贤吃的油盐比别人吃的粮都多，又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，他分析了邵家沟的山势水脉，讲得有条有理的，认为“风水是破了”。他的话，老刘头的女人自然做准，早晨起来喂猪，用的是刷锅水，结果热热的泔水烫了猪嘴，这畜生竟一头拱翻吃食的槽子。这事也不是常有的，她就越觉得晦气，掂量着还没进门的儿媳妇必然不是个善家子，少不得口舌上要见些功夫的。

这天夜里，刘老太太把屋檐下新割的猪肉看了一遍再看一遍，最终还是不放心馋嘴的猫，又怕大热的天，猪肉挨不过明晚就变味了，顺手取过荆条编成的筐篮，拴在井绳上，一直续到井里，这才返回屋里。

刘老太太在碗里插上香，求神灵保佑进门的儿媳妇肯听自己摆弄，明日接亲别再出啥事端，要好好地进门呀。心里念叨了几遍，反倒越发地乱了，思想着找个人说说话，把明天接亲娶亲的事再仔仔细细地谋划一遍，到底心里好多个谱，免得临时抱佛脚，事到临头抓瞎呀，一时之间又不知道去寻谁。

邵广贤岁数是大了，腿脚不灵，但鼻子却灵，打从老刘头家的门前经过，就闻到了草木灰的香味儿，也望见西山顶上有一团红红的火球缓缓地移动，滚到北山就不见了。

邵广贤心里发慌，摸摸脸，觉着天是热，连晚上都不见有多凉爽，额头上的汗又冒出了许多，擦一把，抹得手上都是水。他走进屋，正听见老刘头跟刘老太太老两口子商量着接亲的事，他镇定住心神，就问：“我事先也是忘记提醒了，这接亲是文接呢还是武接呢？”老刘头和刘老太太一时愣住了。

广贤做出老成的样子，摸一把并不见几根的胡须，把下颌点了点，有些卖弄地说：“这文接呢，是不请鼓乐，去几个人，牵一头毛驴将新人驮来。这武接呢，是要有鼓乐班子的，再找个伴娘陪着，一路吹打着进门，热热闹闹地把喜事办了。张家来顺他爹吹了一辈子唢呐，

对这些事最是明白不过了，村里谁家红白之事从来没有落下过他，是要知会一声的。早些年虽说也不太平，总比现在安生，谁家办喜事肯不请鼓乐呢？咱这旮旯兴这个，过场省不得，人生长短的还能有几回？你又是晚年得子，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咋不思量个喜兴？赵家有全他哥有才的媳妇翠花，是在路边拣来的，有才是先把翠花睡下了，后补着办了喜事，还不是请了鼓乐？重新把睡熟了的女人当成新媳妇，热热闹闹地迎进屋。到后来遇着了胡子，有才是不在了，两个闺女却都生得好，长得水灵。按相书上说，有才颧高额窄，人中短平，天生的短命相，合该着死，这还多亏了当初娶亲时喜气十足，虽说没留下带把的儿子，只是留下了两个丫头片子，到底也算是留下个后，逢年遇节的，也有人给他上坟填土，烧香烧纸呀。你家是外来户，搬过来没几年，人生地寡，没有多少亲家，更要热闹给人看，也好多一些捧场的，壮自己家的声威呀，切不可就做了哑，把好事办没了。多少年都没有这喜兴了呢！”

哪里就没有喜兴？老刘头听着这话不顺耳，翻了翻眼睛，却不敢得罪广贤，知道临到事上还得求他，随意接了一句：“广贤老哥我正要跟你说，你要给我做大支宾呀，红白喜事你最摸底，村里邵家本族的人你辈份最高，族里人也都听你使唤，明早接亲的事我已给邵满屯说了，来顺他爹张响亮也去，有他们支应着，我心里还托底。满屯还牵着自家的大青驴，我又跟陈满堂借了一头驴，驮带新人、家什，有这两头驴，也就够了。”

刘老太太却说：“鼓乐的事是定下了，只是这伴娘的事不好找，我们是外姓，这村里的闺女谁肯去？”

广贤沉吟有顷，一拍大腿，说：“邵满库的闺女玉娴在家待着，我去给她说说，这事准成。”又拿眼睛望着老刘头。老刘头知道他有话，就说：“有啥事不应当，广贤老哥你就说，我和你兄弟媳妇也是忙得脑子不灵醒了，哪里想得周全。”

广贤说：“也没啥大事，只是满库的女人你是知道的，就是爱小，这都三更半夜的了，让玉娴做伴娘，不给她俩钱怕是不中。”老刘头望望刘老太太，又转过头望望广贤，在腰里掏摸了半天，找出两块铜板，说：“办喜事总得花钱，也不差这两个，就给了玉娴闺女，留着买点女红啥的，要不，我这做叔的还难得有机会给她买东西哩。”

广贤答：“嗯哪，有了钱，这事我就能办得应当了。我刚才进院时，看见西山顶上狐狸在炼丹，把个丹球直滚到北山上，红红火火的，说不定是吉兆呢！”

刘老太太听得心里发毛，直叫：“广贤老哥你别扯远了。回去睡吧，明早还要劳动你一天，都得起早呀。”

广贤又问了一遍明早的火工、油工、饭房、账房、打锣的一应人等，见都安排得应当了，就住了话，说你们也早些睡吧。

邵广贤一走，老刘头和刘老太太还是觉得似有什么地方不稳妥。两口子对望了一阵子，终究说不清到底差在哪儿。

老刘头就把墙角的土枪拿过来，摆在油灯底下擦了擦，又端在窗台上，把枪筒顺出猫洞瞄准。在这村子里，他是惟一有枪的，有了枪，平时腰杆子硬了不少，因此，他格外爱惜这枪。

刘老太太却有些担心，见他摆弄枪，就问：“他爹，你是明天也去接亲么？”老刘头没回她的话，依然把眼睛往枪头上瞄。刘老太太往前凑了凑，又说：“照理说，你要是去了，比邵满屯他们稳妥，这村子里就你有一杆枪，万一遇着了啥事，也是可以应付一下的。”正要听老刘头下话，只听“砰”地一声巨响，老刘头的枪走了火，铁砂打得外面一片“沙沙”响，似乎还有什么落地的声音，油灯忽地熄灭了。

那边的刘朝向黑黢黢地走进屋，冒冒失失地问：“是着了胡子吗？”刘老太太愣住了，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儿子。外面的星光照不出多少光亮，她看不出朝向的表情，却看到他眼睛里的亮光一闪一闪的，像鬼火在闪动。

一时间全家人无语，听谁家的狗狂吠了一阵子后，再无丝毫动静。刘老太太心惊肉颤地说：“还不回你屋去睡，赶明个还要起早接亲呀！早起灵醒着点，扛一捆草去喊你满屯叔，张罗着把驴喂饱了，别半路上乱逮青，耽搁了接你媳妇的工夫。”

说完儿子，刘老太太自己却不睡，大发感慨地说，邵家沟的风水好，闺女一个长得比一个俊俏，哪一个拿出来都是远近十里八村的美人坯子。只是本村的闺女早都嫁没了，陈满堂家是有一朵花，人家心高气盛，却不是朝向能娶到的；邵二狗的妹妹邵小花又疯得不知好歹；邵玉娴长得是好，可早早就订了娃娃亲，早给有心计的人家占下了；邻村有几个闺女长得有些模样，不是给胡子看上，就是早早送人，害得这偏僻的邵家沟年轻的、年老的光棍有一打，都眼巴巴地望着女人馋涎。老头子仗仗自己家里有几个钱，给媒婆许下大价钱，这才隔山隔水给儿子讨得这门亲，而且是个俊闺女哩。

刘老太太正絮叨个不住，老刘头冷不丁冲儿子冒一句：“来了胡子，谁又怕他们，还能把你当嫩闺女抢去？你娘说不动你呀，还不滚自己屋睡去！”

二

第二天一早，一家人都早早地起来，天还没咋亮，接亲的队伍就在邵满屯的带领下出发了。望着远去的人影，刘老太太把眼屎抠了抠，心里念叨：我儿子朝向憋是憋了点，可邵家沟一般大小的，却是他先有女人了呢！

邵二狗并不曾早起，觉睡过了头，满屯来喊，邵二狗强睁开眼睛，又连接打了几个哈欠，这才穿上叠满补丁的裤子下地，回转身叮嘱傻妹子邵小花说：“锅里有地瓜，自个儿爬起来吃，要留些肚子，到老刘家吃大盘呀。”邵小花答应一声，翻过身去又睡得甜。

这果然是个暴热的天，太阳刚出来，已经如同下火一般在人们的脸上烧，连日来的暴热，把大地烤得发干，踩上去冒出一股股白烟，树木、庄稼还有青草就像生了一场大病，蔫蔫地垂下头，带出一副活不起的样子。

世界真是变了样，桃花山的空气更像吃了火炭，让人张开嘴喘不过气来。有人埋怨：“老刘头选这样的日子，不是春天不是冬天，连秋天也不是，非要选在大热的六月天，哪里是娶亲，简直是活受罪呀！”又有人接话：“还不是广贤倚老卖老，说是懂得阴阳玄学，知天

晓地，谁知道是真是假。他整天鬼迷三道的，说邵家沟这两年破了风水，要出横事呀，老刘头身子板不利整，这是征兆，六月天娶亲，旺喜才能压得住厄运，说不定灾就解了，偏偏老刘头相信他的话，害得大伙跟着受罪。”

满屯不知别人的想法，带着气走，却把脚步放慢了，抬眼望着地里的庄稼，高粱还没有抽穗，包米棒也不过地瓜般大小，无精打采的，就算再有两场透雨，欠收是定了；这年景，挨饿是免不了的，说不准又得饿死几个人，没有嚼谷呀；过些时候，找人提个亲，把儿子祥子的喜事也给办了，陈家的闺女秀娟人样子长得好，平日对祥子好像有些意思，如果说成这门亲事，到底是一件大好事；秀娟爹陈满堂是做食盐生意的，家底毕竟比自己家殷实呀；房子破得要漏雨了，得空再续点草，抹点泥，万一遇着雨水，一家人也不至于被雨淋着。

走了一段路，天还是暴热。有人感叹：“还是邵二狗鬼头奸滑，说死不受这洋罪。”有人尖声叫：“可他提早看不到新娘。”先说的人立刻接口：“早看又咋，还当了你的女人？”

众人议论，邵二狗心电感应，果然翻了个身，并放出一串响屁，肚子却轻省了不少。他此时正躺在半路上的树阴底下死睡，呼噜声活像哑了嗓的风箱被蠢笨妇人推拉，高一声低一声地嘶响。

二狗家的大黑寻完屎，跑到邵二狗身边偎着，耷拉着红红的长舌头舔他嘴角流出的涎水，大舌头毛刺刺地扎人。邵二狗被大黑舔醒，睁着眼睛望着天空发愣。想着连刘朝向那样憨傻的人都有了媳妇，自己的女人还在天上悬着，摸不着也看不见。还不是朝向父母齐全，有人给张罗着？偏偏自己父母死得早，又有个傻妹子拖累，指望找个好人家的闺女也难。一个人的日子毕竟孤单，夜里的生活更冷清，尤其吃饱喝足的日子，身子下边的物什老不安生，就想女人，往死里想，却没有女人肯跟他。

邵二狗早晨起来本是要去接亲的，忽然想起昨天半夜到老刘头家偷杏子吃，老刘头不声不响，“砰”地就是一枪，打得树叶纷飞，险些要了他的命。他失脚从树上跌下来，狗屎样瘫在地上，好半天才站起来，连滚带爬往家跑，抱着肩膀抖了大半宿，心里骂老刘头果然是胡子的品性，心黑手辣，吃几个杏子就要人的命呀。

满屯见他脸色蜡黄，还以为他真的病了，劝他撑不住就别去了。邵二狗逞刚强，坚持着要去，走到半路才觉得肚子疼，想是吃多了杏子，又受一番惊吓，哪里还承受得了？想回村里去，又觉得不好见人，索性倒在路边，单等接亲的队伍过来，好跟着回去。

这里迎亲的队伍一走，老刘头家里又是一通忙，有邵广贤支应着，一应事情也还做得有条有理。看看日头已近中午，手边的活计也有了些微的轻闲，就有人提议：“广贤叔是识文断字的，你老人家早就说咱这邵家沟有来头，到底是啥来头？”

广贤见有人问，乐得卖弄学问，就说：“无论哪儿的山水，总是有来头的，山有山势，水有龙脉，半点偏差不得。何况咱邵家沟，为啥不叫张家沟、刘家沟？还不是开村立寨的人是咱邵家的祖宗。”

有人接话：“广贤叔果然是有见识，连这些也知道，就给我们说说祖宗的事，好多一些

见识呢！”

广贤就陷入了回忆中，说：“这话得说在前朝，祖宗是明末清初时在京城里当大官的，还不是得罪了皇族里的多尔衮王爷，要满门抄斩呀。一家子三十多口人，单单跑出了你祖宗，一直跑到咱邵家沟这地儿，就遇着了你祖奶奶，两人在这偏僻的山沟住下了，开荒种地，织布缝衣，外人也不知晓，好在这里避灾祸么！生下了你们这些生瓜蛋子，都是邵家的根哩。”广贤倚老卖老，点指着众人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。

有人亮出嗓门：“多尔衮个驴日的，下这样的黑手呀，比胡子还可恶，把邵家一家子杀得人烟稀少，要不咱村还不得有几百户呀，等见了你，打不过他，也非得抓搔他两把不可。”

又有人说：“你没听广贤叔说这是清初的事吗，多尔衮的骨头渣子都烂没了，你抓搔谁去，去抓搔他的魂灵呀？”先前说话的还是愤愤不平，倒怪起多尔衮死得早，便宜了这老畜牲，见着了骨头渣子也要搓碎了扔到大粪坑里的。

广贤乐得听众人吵，意见不统一是要问他的，更能显示出自己的学问高深。偏众人不再叫嚷，要听广贤讲故事。广贤就接着说：“自祖宗开始，邵家沟几辈人辈辈相传，到了现在，是早就出了五服了，可归根结底是一个祖宗。”

有人接口说：“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只是广贤叔你说咱村子有风水，到底怎么个有风水法，祖宗为啥偏偏选在了这样偏僻的地方住，连个世面都难得一见，到底有啥好，我看不如桃花吐那样平整宽广的地界呢。”

广贤说：“这你就说外行话，早先时候虎豹豺狼到处都是，哪像现在有这么多人家？那时节战乱也多，想安生地过日子，就得选住在这样的地方，外人少来骚扰，四处是山沟，来了人也容易躲闪。再说这邵家沟的风水，你仔细地看看，如果把咱这地界看成是一池水，分明是一个飘在水里的大葫芦，有葫芦腰，连葫芦蒂都有了，葫芦是个啥，盛金盛银盛酒的宝贝哩，这风水还差得了？只是这几年咱村的风水给什么外因冲撞了，不再如以前金贵，是跑了风水哩。一元之气六十年，连带着桃花山的风水也转动了。”众人听得一阵点头。

又有人提疑问：“那为啥咱村不叫葫芦沟？”广贤答：“这样叫也是中，是应了山形地貌的本来面目么。就说桃花山，那原本是孙悟空大闹蟠桃园时碰落的桃子变的，模样像桃子，起的名就是桃了。”

有人问孙悟空是谁，广贤不屑答，只是接着讲自己的故事：“那桃落在这地，就变成了桃子样，因此这山有仙气，除原本就是上界的圣品外，还有得道成仙的狐仙守着，保佑一方水土哇。”

有人问：“你不说咱这儿的水土跑了风水吗，是狐仙不认真守山了吗？”广贤瞪那人一眼，埋怨他褻渎了神灵。不过，广贤倒想起一事：邵家沟本没有多少人家，全村加起来不过一百多口人，虽说也有刘、赵、陈、张的杂姓，但想在村中当势，也还是不能够。先说赵家，有全他爹原来是个木匠，做活时走到邵家沟这地，就做了上门女婿，留下两个儿子又失去一个，只剩下有全；张响亮家来得是早了些，也是先辈人逃荒要饭，凭一手吹唢呐的手艺站住了脚；陈满堂本是个买卖人，居无定所，偏偏喜欢上邵家沟这地方僻静，就建了宅院住下

来，倒是老刘头一家，说不出具体的来历，只是觉得花钱比陈满堂家还充裕，就算种些大烟，又能换多少钱？有人说，老刘头原先是做胡子的，后不知道为什么金盆洗手，来邵家沟这处年辈子也见不到一个生人的地方避风雨。只是传言哪里做得真？要说村里到底还是邵家的人多，占了势。只是前两天出现5个太阳，4个小的没有中间的大，偏偏村中有这4个杂姓，加上邵家，可不是5个，也是四少一多的，这是不是4家杂姓与邵家争辉的预兆呢？要跟邵家人作对吗？

广贤心里不托底，神情却暗淡下来，把许多涌到口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心说邵二狗家的败势也许就是应验的先兆，倒留下邵家两个不提气的孩子受苦。这风水到底是破在哪儿了呢？

邵广田与邵广贤同岁，只是生日比广贤大两个月，因此在他认为，自己理所当然是村中的领袖，当然别人也一直尊他为族长，他就更觉得自己在村中是个体面的人物了。此时他已经在自家院里走了六七个来回，每一回走过的路线都不同。

刘朝向娶亲的事已经知会给他了，广田不去，一直拿着身份，他要等着刘家人再来请一次，这才显示出他这个族长的威风。邵家沟就不是邵家的天下么？几个外姓人怎么能太牛气，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么。只是老刘头一家人都忙，忘了来请，广田就恨广贤办事不周，做大支宾的不把这事想到前面，是有点帮着外姓灭邵家人的威风呀。

广田又恨起老刘头年轻时匪性十足，还不是仗着有杆土枪，据说还做过几天胡子。有杆枪又能把谁怎么样了，做过胡子又咋了，还不是听邵家人摆布？给乡公所知道了，若真的当了胡子对待，说不定抓去挨枪子的。

广田正愤愤不平，满仓家的小唤光着屁股跑过来，叫：“广田爷爷，北山我刘爷叫你去给我朝向叔主婚哩。”广田见老刘头竟打发个孩子来叫，气更不打一处来，怒声说：“回去跟老刘头说，我不去。”小唤转身要跑，广贤又一把将小唤抱住，悄声说：“告诉爷爷，是你广贤爷说给你的，还是老刘头说给你的？”

小唤答：“广贤爷说的，还说你这晨光不去，是要人找八抬大轿抬你呀。”广田这才消了气，说：“是你广贤爷，我也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就跟了你去。”小唤说：“广田爷你先走，我还要回家去穿个大衣裳，娘说有好吃的要多装些哩。”说完一溜烟不见了踪影。广田这才抖抖身上的土，又把不见多的几根白发梳了梳，看看天色，果然是不早了，这才迈着方步，走出院门。

满仓家的正拎着小唤的耳朵出来，小唤穿着满仓的大褂子，直遮到膝盖下，见了广田，讪笑着搭话：“广田叔，也去老刘家呀？”广田望望小唤，把手背到身后，做出族长的样子来说：“刘家才来请我去哩，我本不想去，一遍遍地请，就给老刘头一个脸。”

小唤娘忙接口说：“说的是哩，也是叫我去帮忙的。你看我这身破衣裳，怎好在人前露脸？还不是小唤这孩子嘴馋，非要跟着去。广田叔，你说我领着去？”抖抖衣裳，却露出布口袋的一个边，急忙又塞了回去。

广田装作没看见，说：“去，不吃老刘头吃谁，刘家的饭菜香哩。”小唤娘脸面挂不住，讪讪地说：“我去叫翠花，大丫二丫也是要带着的呀。大旱的年，孩子们没啥好吃的东西，也是涝克的，要是往年谁稀罕这些。老刘家摆宴席，毕竟要有些油水，大人们也就罢了，孩

子们要沾些的呀。”

广田进院的时候，刘老太太正端着大盆出来，见了广田，兴奋得脸面更笑出许多皱纹，把头脸聚拢到一起，活像猴子的腩蛋子，倒也笑得好看，说：“你看我这忙，原说是要去接你的，却倒不出空。”伸出两只都是面的手，摆给广田看，嘴里喊：“当家的，当家的，广田大哥来哩，还不快出来招呼。”

广田一时反倒抹不下脸，口是心非地说：“哪里肯劳动妹子，村里住着，又不是隔十里八里，要带个驴去么，这不抬脚就来了。”老刘头已出了屋，一把扯住广田的手，说：“我就说，临到事上少了你就办不妥，村子里场面上的事还不是靠你支应。”看看广贤，说：“要不是广贤老哥，我还真不知从哪儿着手。”

广贤得到表扬，更觉出自己的用处，说：“要说招待新亲，男亲有广田大哥，也就够了，女亲少不了翠花，有她在，支应得体面呀。”转身看刘老太太，刘老太太这才想起，各家给信，偏把翠花忘了，又不好说看翠花孤寡女人不起，自己打圆场说：“我说有什么事没办妥，怎么把翠花给忘了呢？朝向这孩子也是愁，大人想不到，自己脑筋就不转个。”回身四下寻疯跑的孩子，打发着去叫。

三

此时翠花正往田里走。翠花家地少，又逢这大旱之年，眼见着地里没有收成，家里三张嘴，连个出力的男人也没有，这年月可咋过呀？翠花的嘴里早起了泡，捏捏刚打苞的高粱穗，心里知道是完了，这样小的穗，等到了秋能收成个啥，还不是一把瘪谷？

寡妇翠花命苦，16岁死了爹娘，一个人背井离乡讨饭到邵家沟这地儿，小女孩子家身子骨单薄，不经折腾，又饿了一天的肚子，晕倒在山路旁。恰好有全他哥有才到圩上营生遇见，将她带回家，喂一碗米粥，又吃两个玉米面大饼子，才算缓过精神来。有才心里也有一种东西渐渐醒来，这苏醒来自于翠花已发育的胸脯，扶翠花起来的时候，馋涎的有才就偷偷地捏了一把，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团松软，直接摸到肉上，定是比面团温热的。

有才说话有些结巴，说：“你是不走了吧？”翠花说：“你让我去哪儿？”有才拍拍土炕，说：“这炕冷哩，没有女人烧，要女人给暖哩。”翠花默默不语，身子却往炕里缩，当晚就跟有才办成了那事，第二天又找邵家沟孤老婆子邵花氏认了干娘，择个吉日接进门。

转过来春，翠花添个闺女大丫，又过一年，养了二丫。翠花初到有才家时，人长得又黑又瘦，浑身只有一副骨头架子撑着，添了两个娃后，反倒显得丰润了，人也越发年轻漂亮。

偏这当口，有才去赶圩子，原说有几领炕席要卖，换几个钱买些油盐，谁知道早上出去晚上便没回来，转天又不见人影。

翠花心里发毛，四处打听：“看见我家有才没？”问过的人都摇头。翠花便觉着眼皮扑扑跳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。隔不了几天，村外有人捎信来，说这几天胡子闹得凶，山那边有一条人大腿，也不知是谁的。

翠花叫了有全赶过去，果然是一条人大腿，没有脑袋和身子，看不出是谁的，寻思着附近再没听说谁失踪，翠花便认定是有才，拿个麻袋片盛了，只是尸身不全入不了祖坟，便找个山坡埋了，狠哭一场，想跟着有才去，又想还要给大丫、二丫做娘哩，也就作罢。翠花惦念着孩子们小，有心再走一户人家，怕到别人家给气受，便又拖着不嫁，独自撑着破碎的家过活，一晃便是三个年头。

邵二狗一觉睡得迷迷糊糊，耳朵里似乎听到有什么动静，急忙翻身坐起，睁着小眼睛四下里望，不单望接亲的队伍是否回来，更望望有没有生人过来。邵二狗自从他爹用铡刀自己砍了脑袋，死在胡子们的前后，他一见生人就发怵，生怕一眼看不准，把胡子当成了过路的人，躲避不及，可不是要了命？

大黑见邵二狗坐起身，也跟着竖起耳朵四下里张望。它望向远处的山，望向近处的水，还有山道上走过的行人，它就觉得这人的影子在它的眼睛里拉长，长如一条线，忽高忽低，走成跳跃的火苗样，又走出觅食的小鸟样。

邵二狗纳闷，忽然听见路上有脚步声，吓得他麻溜躲入树丛后，睁开小眼睛往外瞅。

邵二狗见来人是翠花，这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下。只见翠花张望一阵子，毛手毛脚钻进路边的柳树林子里。邵二狗心下好奇，猜不出翠花要做啥，便偷偷跟过去望。

他拨开树枝放眼去瞅，过眼处白光一闪，翠花白生生的屁股便亮在邵二狗的眼前，嫩白如豆腐，能捏出水来。邵二狗就觉得心里发跳，腿儿打颤，立也立不住脚，眼也斜了，嘴也歪了，浑身痒痒的，似有一双小手从嗓子里伸出来，直向翠花的屁股伸过去。

翠花将最后一滴尿滴完，又将屁股颠了颠，抖罗干净了，这才立起身，正准备提上裤子，猛地见一个人立在眼前，吓得“妈呀”一声蹲到地上，一屁股坐到刚才的尿迹上，等看清是邵二狗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挨千刀挨万刀地骂。

邵二狗浑然未觉，直瞪着眼睛盯着翠花看，就觉得女人几天不见，果然是好看，比先前望着更觉得顺眼了呢！他不由自主地便抓住翠花的手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翠花嫂子，我三十好几的人了，还没挨过女人的身子，你可怜可怜我，和我好一回吧。”

翠花甩开他的手，气愤地说：“看你德性，跟狗也不跟你。”邵二狗说：“我就是狗。”翠花吓了一口，说：“你连狗都不如，狗还有个羞耻，还懂得人滋味呢！”

邵二狗诺诺着说：“我不如狗，我不如狗。”两眼红红的猛扑上来抱住翠花，翠花拼力挣扎，骂：“邵二狗，你果然不如狗，你欺负我，等我说给有全要你的命呀！”一把将邵二狗推到地上，邵二狗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呵呵地坐到地上，呆呆望着翠花远去。

四

老刘头已几次打发人去村头望，按说这辰光，迎亲的队伍也该回来了，是真的遇上什么事了吗？老刘头心里不托底，几次要把土枪拿出来去接。

其时天已过晌午，迎亲的队伍正走在路上，太阳毒得厉害，已经不止是下火，是有火针

在刺着众人。年轻的后生脚程再好，也觉得汗淋淋的，衣服像贴在身上一样难受，赤着膀走，又受不住太阳的烧烤，步子迈得死沉沉的，每迈一步都颤出一串汗水。

蛇一般蜿蜒的山路，长得看不见尽头。走在前面的是鼓乐手，两个鼓手后边跟着牵大青驴的祥子，接着是拿着被褥的一千人，前面的两个唢呐手，把唢呐吹得有气无力，“呜呜哇，呜呜哇”的喧嚣声在山谷中回响，惊动了午睡的草虫，便有小虫传出一两声和唱，成为迎亲队伍中的伴音。

4个鼓乐手有3个是上了岁数的，只有17岁的来顺比别人吹得欢些，却吹得不是正调。来顺是张响亮的二儿子，张响亮祖上是唢呐世家，几辈子传下吹唢呐的手艺，给人家办红白喜事时捧过场，得些赏钱过生活的。大儿子来和不中用，嘴笨得说话像拾落在地里的黄豆，半天蹦不出一个字。张响亮便有心把这祖上传下来的饭碗传给来顺，偏偏来顺这孩子学是认真学，却吹不出做爹的声调，一时还难以独自接活，只好跟在爹后边混饭吃。

响亮从不让来顺喝酒，响亮说：“那是咱喝的东西吗？是皇上才用的哩。”

来顺便不喝。每次在婚喜宴桌上看别人人五人六，自己只把水当了酒，倒在碗里喝下去，倒也有滋有味。

路是艰难了，眼见人们走不动，尤其是那些背被褥、拿脸盆、小凳，以及枕头、镜子、杂碎的，迈出一大步便不想迈第二步。那些年岁大的还好说，吃得盐水多，身子骨不见结实，却能耐日头，年轻的后生肉皮薄，浑身晒得通红，龇牙咧嘴不愿动地方。

来顺就看看爹，给拉驴的祥子使眼色。祥子扯扯满屯的衣襟，把满是汗的脸丢给爹看。

这天是热。满屯与响亮商量：“大伙也是走不动了，咱就歇了吧。”众人得了赦般，都把手上的家伙什丢下，或躺或坐，仰在地上做死人样。

新娘还在驴背上，却不曾有人抱扶她下来。新娘图得是新鲜人儿，不能沾路上的土，这规矩她懂，娘早就知会给她，路上沾土的新娘守不得妇道，是做啥也不敢下来的。

只是驴的体温透过她单薄的衣裤直烧上来，臀下已经湿透，她便挪晃身子，裤子将驴背上的毛蹭起一股又一股，蹭得大青驴一遍遍打响鼻。

盖红头巾的新娘看不出脸面的美丑，单那鲜嫩的小手，起伏不平的身段，就使那些饕后生递来许多酸溜溜、馋痒痒的目光，将女人汗津津的身子来回扫，猜想女人的皮肉是多么细腻，鼓胀的胸脯是何等样软，在驴背上颠动得人心神恍惚哩。

朝向的心里嫉妒，觉得那些目光已钻进女人的衣襟里去了，却又阻止不了别人的窥望，只是把脚不住地往地上狠踏，把路边上的黑土踏出一个脚窝大的浅坑。

来顺看见有两只蝴蝶在新娘的眼前转得欢，再也气不过，举起唢呐，“嘟哇哇”一声，那暴响穿过空气打着了蝴蝶的翅膀，蝴蝶们惊惶失措，立即飞走了。

新娘的面容他是见过的。

到了女方家，新娘遮着盖头坐等接亲的人。新娘也是好奇心重，接亲的人入院时掀开盖头偷偷地看，寻找自己要嫁的男人。

偏偏来顺眼尖，看见了新娘的颜面。女人的眉眼落到他的眼里，美艳自不消说，单那

水豆腐样白嫩的面皮，是吹口气都能破皮的。还有那带着泪的眉眼，葡萄样水汪汪地偷偷环顾众人。

17岁的来顺还不十分懂男女之事，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喷呐吹得更动听，吹得女人把离家的悲伤藏起来，吹出女人的高兴来。

来顺才后悔以往技艺不精，只顾偷懒贪玩，却吹不成优美的曲调，但愿女人听不出哪一声是他吹的，不要窃笑才好。

新娘并不笑他，上了妆的新娘只顾着回想给胡子打死的爹。偏自己家穷，连口棺木也买不起。花了刘家的钱，就要把自己嫁给刘家。没见过男人的脸面，就要给男人做女人。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？可是指望他过一辈子呢！新娘心里不托底，眼泪就重，哪里还有心思笑。

这一路上，原本懒散的来顺可着劲地吹喷呐，他想把新娘吹出欢色来。背嫁妆的后生们也都愿意挨新娘近些。大家都有同样的心思，盼着忽然有一股风来，能掀动新娘的盖头，好在那一瞬间睹望见新娘的脸。或者新娘有什么要求的地方，说几句嚶声细语的感谢话，都是十二分荣耀。

此时后生们赖着不走当然也是有理由的。这样热的天，新娘总会挨不起吧？或者，或者大青驴立不住脚，要倒下来歇一歇，那时的新娘是不得不先下驴来歇歇的，要人或扶或抱地下驴来，脚上还不能沾土。

朝向一个人是抱不起的，要架在众人的腿上吗？后生们的思想也像蝴蝶，翻飞成一团，大青驴偏没心思躺下，新娘子也不求人，忍了天热，坐在驴背上一声不吭。

后生们耐住性子，只把眼睛望向新娘，看她到底能耐住几时，不是后生们真走不动。若真答应了肯把新娘给他们背，估计再远的路也是跑得欢欢实实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朝向等得不耐烦，喘声喘气地说：“快走吧，是我娶媳妇哩。”

人群发出一声哄笑。

有人故意逗趣：“朝向是急着入洞房吧？若真的急得忍不住，这天是帐篷地是床，太阳做了证婚人，就在山上把堂拜了，还不生出一堆草呀。”另一个尖声尖气地拿捏着嗓子叫：“要不要人帮呀？”

人们笑声更高，听得响亮直皱眉头，埋怨这些后生口没遮拦，什么话都能出口，却不敢再出言语，只把眼睛望向满屯。

新娘的身子动了一下，来顺揣摩不出女人的心思，猜想是听了这些粗俗的话难过哩，他替新娘子鸣不平，在众人的欢笑声中，猛地吹出高亢的一声喷呐。

有后生便说：“来顺不愿意咧，替人鸣不平，是想讨新娘的欢心，香你一个嘴吗？”

众人又是哄笑。

来顺气不过，只管把喷呐当成耳光打给不知好歹的后生们，就不管高声低声，胡乱地吹，调跑得不成样，刺耳地聒噪。

祥子到底跟来顺一条心，看来顺难受，忍不住说：“大家歇过了，动身走吧。”

没人听他的话，后生们正跟媒婆耍得欢。新娘虽好，毕竟看得摸不得，邵家沟的女人稀